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四十三回 評陰私設謀等蜂蠆 得貴子佳兆葉熊羆

話說雲從龍奉到恩命，調補漕河總督。過了一日，新任蘇撫已至，從龍交卸了撫篆，即收拾攜眷往南河來。先打發陳仁壽夫婦回轉南京，方隨後緩緩的登程。一路迎送，不須細說。這日，早抵南京，上岸來拜小儒、伯青等人。伯青即說到鄭林一事，托他照應。從龍道：「你們保舉的人自然不錯，他又待五官有此番好處，我理應破格成全。明兒可著他先來見我，好量材使用。」又問慧珠近來如何？伯青道：「再不要提他了。」便將慧珠矢志修行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從龍搖頭道：「我不意晚秀競如此大改性情，平日他和人淡淡是有的，也不致忽然絕交到這般地步。沒是伯青不留心，說出什麼無意話兒，冷了他的心了。」伯青道：「真正要冤屈煞人，我那裡還敢得罪他，況我與晚秀忝在知己，即是無心說錯了話兒，他也不能記憶我，而且我並沒有說錯什麼。此時求他同我好話說句話兒總難，他的隱情心事，我也猜摸不透，惟有聽之而已。你如不信，明日背地裡問著小儒就知道了。」從龍見伯青說著火有淒然之態，亦不便再往下問，即用別話岔開。說了半會，作辭回船。

次早，鄭林得信，忙來叩謁。從龍見他一表非凡，是個英雄氣概，大加賞識。問及家世，先代皆是武職出身，頗有助勞，便命他隨行聽候差遣。鄭林拜謝退出，白去料理不提。

小儒早同方夫人計議，備帖去請程婉容與小鳳過來盤桓，又請了伯青夫人江素馨與小憐陪客。他們皆是舊時姊妹，見了面悲喜交集，各敘闊別。小鳳問及慧珠，小憐將前後細情說了。小鳳道：「我來時猶欲去見他，勸說一番。現在聞你所說，他竟是絲毫不可移動。縱去勸說也是無益，徒然惹他煩惱，我也不去見他了。好在他已將我們昔日的姊妹付之度外，我不去，他想也不惱。」

小憐道：「我看姐姐不去的很是，見著了空被他奚落一陣，倒犯不著。猶記我搬到這裡來，去見他作辭，又借著別的話勸了他幾句。他反生起氣來，說：『你們是有福的人，所以總得了好處。我是生成薄命，只合念佛湧經，修修來世。從此你們只當我沒了罷。』說罷，他即走了開去。姐姐你想想看，他也不顧人下不去，就衝口說出這些話來。你若去見他，說的好便罷，說的不好，引出他多少的牢騷來。故而我勸你不去的為是。」方夫人亦歎息道：「轟大姑娘為人甚好，相貌既俊麗，談吐又文雅。前年在我家裡住了多時，臨去尚依依不捨。怎生忽然變出冷面冷心不情的性格來？真正一個人中道會變的。」至晚席散，各回府第。

次日，江素馨也請了眾位夫人，到他府裡宴會了一日。其餘一概辭謝。從龍又往小儒、伯青等處作辭，即收拾起身，叫鄭林帶著家小隨行。五官直送出十里以外，還是鄭林再三止住，方珍重一番而別。

人眾不日到了淮城，二郎出城迎接，留從龍等在署款待。小黛也請程婉容、蔣小風過去。隔了一日，從龍辭別二郎，去赴新任。管下各文武，早遠遠來接進了公館。然後擇吉接篆，所有專折謝恩及一切應行公事，無須贅說。

鄭林先安頓家小住下，即料理歸標，在轅聽差。卻好漕標中軍守備以丁艱出缺，因漕河事務均歸從龍統轄，兩營中軍，便命鄭林一人暫行兼理。當時即有漕河兩營文武，來與鄭林聯絡，又見他是河帥親信人員，惟恐趨承不及。鄭林卻一塵不染，悉秉至公。從龍分外寵任，凡上等美差皆委他去辦理。又於冬令例保案內密折單保，免補守備，以都司升用。遂實授了漕標中軍兼管河務。鄭林即寫了信，稟知他岳父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陳小儒待程公來省接了印，便打點登程，又帶了仁壽夫婦與小憐同行。伯青等人，亦忙著紛紛餞送。五官寫了稟啟，托小儒帶呈東府裡王爺，無非仍說「外面各事沒有清楚，急切尚不得回來，請王爺不用掛念」。小儒此番是擢升內用的大員，沿途迎送更多。

一日，已至從龍境界，見了面即商議將玉梅留下暫住，俟仁壽過了朝考，或留京或放差，再來接取家眷，沒似我上午帶著家眷去會試，巴巴的到了京，不上兩月又仍然出來，人既吃辛苦，又多費往返使用」。從龍應允，即留下玉梅。

來日小儒作辭，由王營陸路入京，又特地繞道兗州，送了小憐過去。漢槎即親往小儒公寓內，再三稱謝。祝瓊珍見小憐已至，其為歡喜，忙收拾出一進房屋讓小憐居住，當派了四名丫頭給他使喚，又趕著他叫妹妹。小憐見瓊珍如此優容，更外敬謹侍奉。瓊珍揀了吉日，代小憐開臉上頭，命內外人等俱以奶奶相稱。自是小憐得了棲身所在，頗為相安。

小儒在兗州住了一日，仍取路趨趕入都，一路無話。已至京城，先賃定公館，安置家小人等。便預備陛見，赴吏部衙門接任，又去拜會了在京諸同年世好。從此即小心勤慎，以供厥職。

話分兩頭。單說雲從龍在河督任上，不足兩月，將漕河兩營一應積弊陋規，人為整頓裁汰。所有庸劣各員，盡行參遞。不時傳了鄭林入內，當面吩咐在外暗中訪察，作自己一名耳目，又命嚴約兩營兵丁，不許滋事擾民。真乃吏治民安，一方稱頌。

這日，正在簽押房閱看公件。忽見家丁來回道：「淮安府知府馮寶來見，並有要話面稟。」從龍聽了，暗想道：「楚卿非我屬下，今特來稟見，其中定有別故。」忙叫人將文卷收過，吩咐請見。二郎進來，見從龍請安。從龍略問淮城近日風俗，即問二郎來意。二郎欠身道：「請人人命左右暫退，卑府有機密事件面申。」從龍起身道：「既然機密，外間耳目逼近，到裡面去坐罷。」便邀著二郎至內書房，命伺候的人一概不許進來。又讓二郎寬了大衣，對面坐下。

他們原是至好，因名分有了尊卑，外面不得不拘體格，私見的時節，仍似當日嘲笑戲謔，無所不至。從龍因二郎說得如此鄭重，很不放心。才入了座，即問：「究竟是什麼事？這樣蠍蠍螫螫的。想是在淮城又鬧下亂子來了，快說出來，好大家設法。」二郎笑道：「不勞你關心，你倒有意咒我鬧亂子。然而這件事鬧出來，也非尋常。去歲山陽縣鬧漕一案，皆因魯鵬不善辦理，苛收了眾花戶，觸怒本城紳耆，聯名具稟到我衙門。我即委派委員查訪屬實，不得不詳，是你與小儒列銜奏參出去。魯鵬得了信，即趕著寄信進京與魯道同，在內做了手腳，只從輕議了個革職留任酌處分。若依你的意見，因他袒庇田文海，難為了五官，還要行文確查，再行參辦。我即寄信你們說，人貴悔過，如今他革職，也知道利害，凡事不似從前狂妄，斷不敢復萌故態。不如姑寬著他，以觀後效。若一定要辦倒了他，他這微末前程亦非容易得來的。好在五官現今安然無事，亦沒有過於難為著。這麼看起來，我尚有恩於他。那知小人心胸卻最險毒，不記人的好處，只記人的壞處。就是我詳參了他，亦係因公起見，是他自取其咎。我若不詳，我即有了處分。不意今年三月間，他又密信與他老於，說我乃原任宛平縣馮炳的兒子，本籍常州，目下冒入大興縣籍，反在本省江蘇為官。魯道同正恨我去年詳辦魯鵬，見了這封密信，即揭參一上去。現在奉旨著兩江總督查明覆奏，毋得隱混。昨兒令岳已行文來，凋我上省。我想這事倒被他踹住過兒了，卻很有些棘手。偏偏你又升到南河來，小儒又內用了，不然也好代我扛著一肩。前兒我已寫信與小儒，托他在內粉飾。究竟具權操之於外，令岳那邊我又沒伺候過，必然據實覆奏。我的官丟了，卻不位什麼，若被姓魯的扳倒，非獨難以對人，亦落他人笑話。意在煩你寫封切實稟啟，給我帶呈令岳，求他彌縫。況且還有一條可以辯白的情由，我有一支共高祖的遠族，久住在京，已入了大興縣籍。惟有借說與他嫡派，方可無礙。」

從龍聽了，咂嘴道：「這件事很有些棘手，若照父子異籍的辦去，即是個欺君之罪，你卻當受不住。當日你怎麼忽然要冒冒大興縣籍，真令人不解。此事原難以怪你，只說捐名郎中分部行走，不過因伯青等人都在京中，大家可以常聚在一處，卻沒有想到恰恰放在本省來。你卻錯在簡放之時，若申明原籍常州，另謫改掣，即沒有事了。你果真有房遠支是大興縣籍，尚可設法補救。我即寫信至家岳處，將你實在原由不妨明白直說，你再具稟詳訴上去。家岳亦是個愛才的人，又曉得你與我們至好，不能不曲為成全。到了南京，再求江相去關說一聲，你是江老門生，他也不好拒絕不問，就是家岳，亦不便過於拂了江老情面。況又有小儒在內暗中撕攙，可保無大關礙。若說一點處分不得，是沒有的事。」

二郎道：「我也自知難免過失，只求不丟臉，不落魯家父子算計，即萬幸事了。我並非那般得隴望蜀的人。你既肯給我的信，就煩你寫下罷，我好早去早回。爽性丟了這顆勞什子的印，倒也罷了。若叫我多在省中耽擱幾日，卻不放心。不知魯鵬一經出了

我，惟恐又妄作妄為的，倘再鬧出些事故來，我就真擔當不住了。雖白鬧漕以後，他斂跡了多少，怕的本性終未能改，饒不著我還時常防察著仙呢。細想起，我真那正裡來的晦氣。此番到省去這一趟，要用四五百金，縱然令岳允了情，部裡亦要去料理，一打蘆兒的算起來，至少也得二千金。你知道的我平日費用又火，那沒名望的錢我又不肯濫取。這淮安府亦是個中缺，出息微末，僅夠我衙門內用度。去年我還賠貼了少許，如今平空生出這枝節來，那裡措辦得及一宗巨款去？庫項我不敢動取分文，平時猶可，現在既鬧出這件事情，尚不知能否回任？若再被後任查出虧空來，可不是罪上增罪麼！」

從龍點首道：「你所慮卻也在理，若專為用費籌劃，我倒代想下個救急的法子。你至南京伯青那裡，大可通挪。不過叫他先替你代墊著，回來我再為你設法歸結。」二郎聽了，感謝不盡。從龍又問同及「魯鵬密信進京的事，你如何曉得這般清切？」二郎道：「說也相巧，我有名舊僕現在山陽縣裡，魯鵬一舉一動他盡知其細，特地來告訴我，叫我防備著。彼時我也不甚介意，誰知竟被他父子鬧通了。」從龍聞說，方明白其中原故。又留二郎吃了飯，即帶著信去，稟啟中細微曲折，寫明情由，與二郎看了，封好函口。二郎在身畔收好，作辭回去。次日清早，收拾起身。

不數日，到了省城。先尋著伯青告訴〔情由〕，伯青替二郎大為不平，又滿口應允，「如有短缺，只管到我這裡來取。你我既是至好，切勿稍存意見」。二郎別過伯青，即去謁見江相，將細情面稟一番，江公自然也答應了。方去稟見程公，把從龍稟啟呈上，適值江公亦打發人過來關說。程公也知道二郎居官清廉，辦事很有才幹，又有女婿的書信，江相的人情，落得順水推舟做個好人。若覆奏進去，仇家一定不依挑剔，部裡駁了下來，與我無涉。即當面問明情節，叫二郎回任，聽候覆奏若何發落，再行來省。

伯青又留下二郎住了幾日，臨行囑托伯青，「打聽程制台如何覆奏，並常時提著令母舅聲。倘然批折回來與我大有關礙，你須先給我個信兒，好早為打點。若有該使用的處在，仍請你墊著，統容一並償謝」。伯青笑道：「你只管放心回去干你的事。料想這件事既有在田的信，又有家母舅說項，程制台不得不迴護著。況內裡又有陳小儒關切，天人的事也就沒有了。至於應該何處使用，我既允下了你，斷不能半途而廢。批折回來，萬一於你不便，我自然先給你的信。你的心境，我也明白。以為官倒丟了，不若爽性打撈他一場，扳本兒，可是不是呢？」二郎笑道：「你太估量的我不堪了，我若早以財帛為重，也不致終年到頭仍然空著兩手，不過落得用的爽利些。」又去稟辭了江程二公，方回淮城。

這裡程制台既允了替二郎剖白，即照稟上的情由代奏，說「他祖籍常州，其本支已入大興縣版籍，確有可考。原任宛平縣知縣馮炳，實係該員一姓，並非父子。因該員之父名元鈞，以致疑混」等云。

此折到了京中，小儒久經接到二郎私書，奸在二郎三代親履履歷，均在本部衙門，即暗將二郎履歷改正，又代他囑托了各處。魯道同亦明知二郎做了手腳，因此時吏部權柄不操之於己。原來首相胡文淵病故，推升李文俊大拜，熊桂森又放了直隸總督，即恩命魯道同協力，閣務陳小儒調取內用，抵了魯道同吏部尚書一缺。魯道同猶想追究此事，務要水落石出：一則把柄未曾拿住，只據魯鵬來信；二則他們既安排定了，必無破綻。況李文俊、陳小儒等人，皆與馮寶有舊，豈無關切，倘或追究不出，反繞到自己身上，大為不便。「今番便宜了那小畜生，再尋他的過失罷！」只得丟開了手不問。

隔了數日，旨下：淮安知府馮寶，既係原籍常州；當部放之日，應該赴部申明原委，呈請另改他省。何得延至參發，始行詳訴，顯見有意掩飾。姑念在任操守尚沽，曾經本省前各該督歷薦卓異，著加恩以佐貳降用，來京歸部另選。所有該員之父馮元鈞，誤為原任宛平知縣馮炳一節，著無庸議。

陳小儒得了信，即連夜發信，專差出京，叫二郎趕緊告病。「既然魯道同與你做對，縱赴部選得別的省分，魯老也不肯善自放你過去。若再被他尋出過失，即難撕擄了」。又信知從龍，伯青等人，叫他們就近勸說，恐二郎宦心未灰，執迷不悟。

且說程公見了批折，先去回覆了江相，即委員前往淮安府接署。又將二郎降改另選的情節，告訴他女婿知道。伯青與接到小儒來書，忙著差人去請二郎，可先至省中來一行，再預備起身入京赴選。二郎奉到撒札，即料理交代新任。又見了小儒的信，勸他告病。恰好伯青的差人已至，從龍那邊又打發人來請他。二郎大笑道：「他們也過於小心了，而今做官亦沒有什麼好處，況且又降改的了，更覺無趣。我豈猶戀此升斗，赴部去另選麼？」當發了回信，交給從龍、伯青的兩處差人回去。即忙著收拾，帶了家眷人等，來王南京，在祝府內暫為借住。先去稟見程公，叩謝代為覆奏，隨後方說到告病一節，程公應允了。

二郎又至江公處稟明原故，江公亦深以為是，捋鬚長歎道：「非是我說背晦的話，今日出仕的人，專門一味逢迎，求取功名；那裡還記得『忠君愛民』四字。居高位者以要結黨羽為耳目，在下位者以阿諛承順為才能。或中有一二稍具天良者，即目為不合時宜，必多方排擠使之白退，再不然獲罪殺身，皆由於此。故當今之世，君子日去，小人日來。朝廷之上半週衣冠之賊，土地之守悉為貪酷之夫。所以我去歲立志乞退，羞與若輩為伍。你們一班如在舊，者香等人，為官尚不失分寸，無奈自負其才，日無餘子，即與小人不足，難保無暗中傾跌等事。日前漢槎赴任的時候，我沒有別的囑咐他，只叫也居官第一個法子，凡作事小說我心上過得去的，都可以行得，不要丟了祖父聲名，忘了平日聖賢的訓誨，受萬人唾罵，即算好官了。切戒不刮好功居奇，好功未免殃民，居奇難保慎事。古人云：立心要清超，作事要平正。你們做官皆於平正上欠缺，故而多遭猜忌。惟小儒比你們長幾歲，見識亦比你們強些，卻合了和而下一句。你此番能知機急退；不戀一官，正是你的好處。」

二郎連聲應是，坐了一會退出。又在祝府附近尋下一所房子居住。從此無拘無束，自在蕭閒，有時去尋伯青閒話，有時約了伯青到各處遊玩。連年雖無宦囊積蓄，倒也過得下去。在南京附郭置了數十畝田產，作過活之計。分外無憂無慮，益發放浪形骸，不拘蹤跡。林小黛終日有他母親穆氏作伴，或為江素馨小姐接過去盤桓幾日。又到慧珠家去了兩趟，因他冷冷的，不似往日親熱，小黛也懶於去了。這日，正坐在房內與穆氏說話，見頭進來道：「適才老爺叫人請太太過祝府裡去，聞得那邊祝大少奶奶生了位小公子。各府裡太太們都道喜去了。」小黛聽說，忙著收拾乘轎，向祝府裡來。

原米素馨小姐白伯青往山東去，已有身孕，到了十月竟產下一位公子。說起生產時，卻也奇異。是日早間，素馨覺得身上不爽，肚腹撐脹。祝老太太聞說，趕著來看規，曉得要分娩了，即傳話叫穩婆來伺候。又在家堂灶神前，各處點香，命伯青去行禮。祝公獨坐在廳上，靜聽內裡消息，待至午錯，不覺困倦，伏幾假寐。恍惚間，見外面走入一人，頭戴烏紗，身穿紅袍，腰圍玉帶，腳著朝靴，是古時的裝束。年紀只好三十上下，生得面如滿月，唇若塗朱，一表不俗。大模大樣的進來，祝公忙著立起迎接，正欲通問姓氏，那人早上來深深一躬道：「晚生忝在同官，又同鄉里。今奉上帝之命，著長庚星送晚生至尊府棲身，了結夙緣，想老大人自然不棄收留。」說罷，便昂然直向後堂走去。祝公見了，大為詫異道：「這個人何其冒昧，我與他向未謀面，連姓名都不曾問及，怎麼就這麼托熟，跑到人家內室裡去？現在內里正忙亂著媳婦生產，忽然跑進一個生人去，豈不嚇壞了媳婦等人。而且他是個男子，裡面無非內眷，即是通家，此時也不便入內。難不成這人是不解禮體的？看他外貌甚好，那知內裡結實胡塗。」趕忙搶步上來攔擋，並欲狠狠責備他幾句。不料只顧來阻那人，忘卻腳下門限，一交絆倒在地，不禁失聲「哎喲」，驚出一身大汗。急睜眼看時，仍坐在窗前椅上，方知是夢。

正怔怔的細想夢中景況，主何吉凶？忽見內裡丫頭僕婦等出外報喜；說少奶奶午時生下一位公子。祝公聽說，暗暗稱奇道：「此兒大有來歷。適才我得的一夢，明明是這人來托生我家，既口稱奉上帝之命，來了夙緣，將來定非尋常之器。眼見我祝氏繼起有人，不患無後了。」想畢，不由喜形於色，忙起身來至後堂。祝老太太趕著出房，給祝公道喜。祝公笑道：「我的孫子，即是你的孫子，你我同喜。產婦可還健旺？」祝老太太念佛道：「真正活菩薩一個，緊陣子細人兒即落地了，現在媳婦倒大談大說的。」接著，江老夫人得信，也過來了。祝公即忙避出，又叫人分頭送信於各家親族。少停，都至祝府道賀。

林小黛見江祝二位老夫人行了禮，即至素馨房中，門內只說了聲恭喜。素馨欠身，讓小黛在牀邊坐下。穩婆早將小公子香湯沐浴，用新布裹好。小黛伸手接過，細看此兒骨相清奇，聲音洪亮。一面用手摩撫著，笑向素馨道：「姐姐福氣，此子日後定非凡品。今於初生時，已見其骨格。」素馨笑道：「罷喲，一點點火的東西，那分得出好歹來。在我看；不過徒添一累人物耳。」

小黛道：「別這樣說，不知想兒子的人，想得什麼似的呢。即如小妹，血分中有病，是不能生育的了。罷罷，馮家娶我過門，做一代的正經人，沒有替他家生下一男半女，豈非馮門中的罪人麼？就是日後有庶出的兒子，比親生的都要隔著一層。」說著，不禁眼圈兒紅了。素馨忙用別的話，解釋過去。

又說到慧珠身上，小黛道：「我前日去看他，很為消瘦。據說連日飲食大減，常思睡覺。請了醫家來診脈，又說不出什麼病原來。他既矢志修行，自然萬念皆灰，毫無妄想，怎生有這悠悠的病？沒是外面別氣，心裡仍放不下那些牽腸掛肚的事。」

素馨搖頭道：「那倒不要冤屈他，又沒人逼著他修行，定要裝出這些故事來，合誰別氣呢？我家這一個，自從聽見他修行了，急的晝夜不安，也病著好些時。常說：『人生最難得者是個知己，若畹秀有了參差，我拚著不孝的罪名，與他一道兒同去。』現今隔的日久，方才冷淡了。饒不著提起來，還是咳聲歎氣的。這麼看起來，畹秀竟沒有別氣的處在，可知其中另有曲折，不能告訴旁人，只得自己納悶，恨氣修行是有的。連他說的什麼夢見有人指示前因，不可味棄，怕的都是他托言。不然好端端的鬧著修行，恐人議論他不是。」小黛聽了連聲稱是，又坐談了半响，因素馨產後不能過於勞動，遂作辭出來。

祝老太太即留住眾家女眷，用了晚酒方散。接著三朝，祝府又大開湯餅宴會。祝公代孫子取名夢庚，因夢中人說是長庚星送他米的意思。

是晚，伯青也進房來觀兒子。奶娘忙將小公子抱送過來，伯青雙手托定，在燭光之下細看此兒，品格清秀，一對烏溜溜的眼睛，望著燭光轉來轉去，似乎解得玩耍。伯青自是歡喜，仍交奶娘抱了。回身坐在牀沿上，細問素馨身體可否硬朗？素馨偶說到，前日林小黛在此，曾提及畹秀有病，醫家又不識病原。「我倒好笑，隨便什麼病，都要有個起病的原由。可見那些醫生，是都沒有本領的」。

伯青聽了，忙問道：「畹秀有病是真的麼？」素馨笑道：「誰和你說假話呢，我又與他無仇，難不成枉口白舌咒他有病麼？你這話倒問得我奇。」伯青頓時忙手忙腳的起來道：「我怎麼半點影兒都不曉得，而且前兒馮夫人說，有了幾日的病，不是倒有半月多了。明日我一定要看看他去，才是情理。他心里正怪著我呢，如今有病，我再不去，他更要怪我了。其實不是你今晚說起，我仍是不知道。」說著，又蹙足白恨白怨。

素馨見了，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：「你而今真正格外瘋瘋顛顛的了，就是明兒看他的病去，也不算遲。俗說：有心拜歲，寒食不遲。好在你真是不曉得的，也不為對他不住，何必急的這般形像，自己怨恨著自己。若是老爺聽見了，又要責備你。還有一說，橫豎你與他交好中斷了，就待他情分上欠缺點兒，也不算什麼。」伯青被素馨說得低下頭去，默默無語，素馨亦不便再說，半响道：「你也該歇著去了，今晚早睡，明日早起好看病人去。」

伯青聽說亦不答言，逕出房去了。回至書房內，倒在榻上，翻來覆去都睡不穩。只覺萬斛愁腸，一時頓至。不知慧珠連日病勢若何，；又想到怕的我去看他的病，他仍然冷面冷心，不理會我。復又想道：「隨他怎樣待我，我只照平日情分一樣的待他。我的心，惟有天知道罷了。」想到這裡，方沉沉睡去。

一覺醒時，日色滿窗。忙翻身下牀，連聲說：「遲了，遲了！」忙叫人備馬伺候出門，一面取水淨面漱口，又吃了點飲食，帶連兒匆匆上騎，直向桃葉渡來。未知慧珠的病近來怎樣，伯青去看他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